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八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墓 吉地 凶地 省祭 旌祀先賢墓並附

羣書要語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曲禮適墓不登壠曲禮適墓

不歌同上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檀弓羨門益冢中之門西京雜記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乃謂之神道後漢中山王傳螻蟻卜鄰烏鳶食祭李商隱表陰堂是夜古木非春楊盈川傳牛崗得兆馬鬣將封柳集青烏升卜白馬臨塋屡類要揥果人迷侵林獸死燕公集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燕集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昭去病之勲郭子儀贈官誥杜元凱以入朝之次自表洛城之東溫太真以受世之勲宜陪建陵之北楊炯明豫州碑券臺墓前拜墳程集

詩句荒郊疎古木寒隊積空荄駱賓王千秋掩夜臺同上佳城無白日同上惟餘松柏壠朝夕起寒煙張說之墳荒草已陳墓濕土猶新白集夜寒月照青楓樹楊衡

古今事實

狐死首丘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坎不至泉

延陵季子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其坎深不至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

掛劒於墓

季札初使過徐徐君好季札佩劒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掛劒於墓樹

合葬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父鄹叔梁紇）殯於五父之衢問於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檀弓）

孔墓不生荆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世家）孔子當

泗水而葵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晏類要

宰上木拱

秦伯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僖三十二年宰冡也拱可以手對抱

樹墓檟

子胥賜屬鏤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吴始弱矣左哀公十一年

九原可作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晉獻文子成室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注謂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當作原檀弓

樵牧躑躅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愴悽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喟然嘆息淚

下承睫 桓譚新論

預知其墓

秦樗里子疾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宫夾我墓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史

反間發墓

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劓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塜墓即墨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因而用之 史

營高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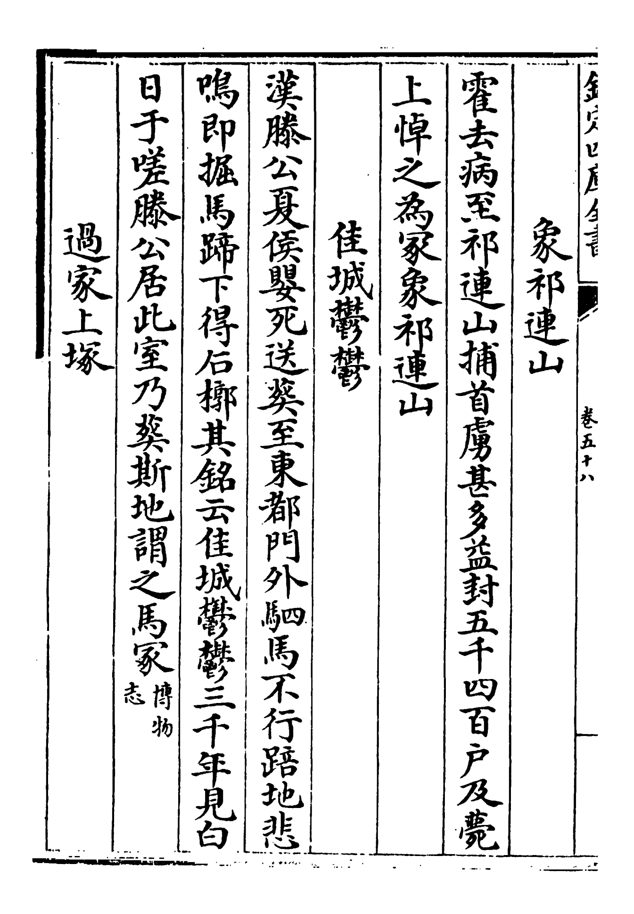
韓信葬母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下馬過墳

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下馬陵後人語訛為蝦蟇陵非是（西京雜記）

弟子負土

揚子卒葬安陵坂上桓君山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家謀）



象祁連山

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户及薨上悼之為冢象祁連山

佳城鬱鬱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蹄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過冢上塚

後漢彭岑傳有詔過家上塚

布囊負土

范訓母亡以布囊盛土負以成墳 謝承後漢書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塟地於曁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甞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

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鹿觸墓松

晉許孜親殁負土成墳植松柏五六里時有鹿觸其栽松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栽松下

淚着樹枯

晉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甞至墓下拜跪悲號

涕淚着樹樹為之枯

郡守致敬

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松太子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豫章記

古冢得竹書

晉大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

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束晳傳

買墓前田

宋郭原平父母墳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發墓而葬

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陳始興王叔陵傳

發墓斬臂

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垣內有小冢或告玄象墓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一棺上有金蠶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

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宋書

芻牧不禁

柳子厚謫永州與許孟容書曰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盜發父墓

唐郭子儀為魚朝恩所忌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入見代宗唁之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力也

諫發大臣墓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邵伯溫辨誣

免發直臣墓

石介作聖德頌孫復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介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

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實是時吕居簡為轉運使謂中使曰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墳墓何以示後世耶遂令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各結狀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姦有旨赦介妻子還鄉東軒錄

牛眠得葬地以下係吉地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洿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

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别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稱於益自訪三世為益州

書生示葬地

袁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幽明録

出折臂三公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祜遂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僧指示葬地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覔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

謁太尉曰前時域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戸部侍郎平章事感定録

不利長子以下係凶地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高祖紀

害兄福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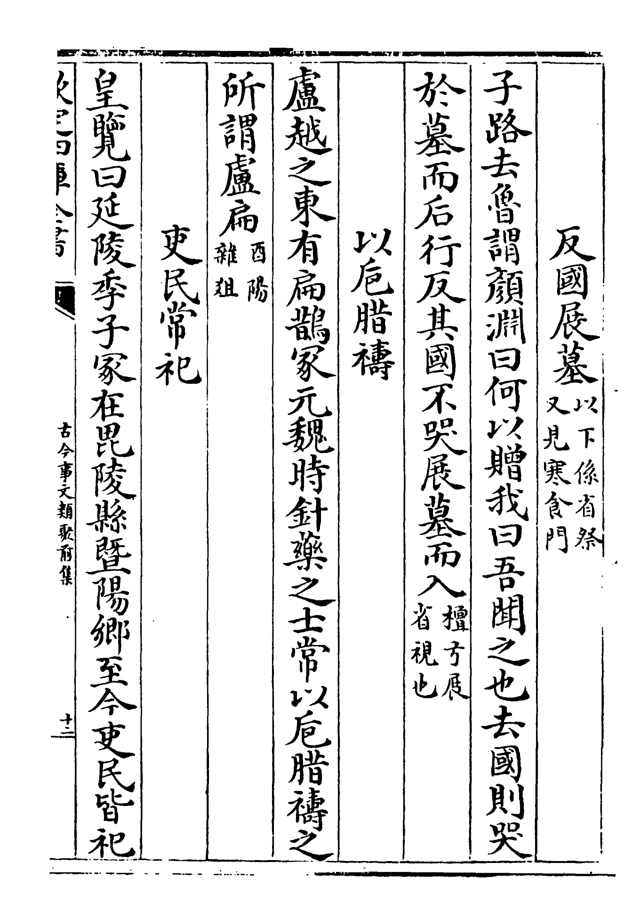
唐溫大雅改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歲餘果卒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即愈石山談叢

訟斫墳林

熙寧初有人知河中府薛少卿為盜斫墳塋之松檟少卿投牒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洎宅編



反國展墓以下係省祭又見寒食門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檀弓展省視也

以巵腊禱

盧越之東有扁鵲冢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巵腊禱之所謂盧扁酉陽雜俎

吏民常祀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

事史記吳世家

胥笈醊墓

徐穉傳黄瓊辟不就及瓊薨穉胥笈徒步二十里醊黄瓊墓致其哀傷高士傳

酹園內冢

梁何點隱居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酹之

封比干墓以下係旌祀先賢墓

武王封比干墓今在湯陰縣之北有墓田廟祀至今

孔林禁樵採

宋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揖之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採本紀

因兵禁樵採

顏𦉪曰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樵採罪死不赦戰國策

祭信陵墓

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信陵君無忌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及擊黥布還為公子置五家世守冢歲以四時奉祀公子信陵君傳

祀益民者

漢宣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遣使祠墓

漢明帝西廵狩幸長安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

謁陵園過式其墓唐太宗幸洛陽宫祭漢文帝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大夫國僑漢太丘長陳寔墓

祠蕭曹墓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遣掾脩墓

魏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

名著海内孫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脩墳墓幷致薄醊以彰厥德

祭以少牢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於少陵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訪求先賢墓

朱文公守南康訪屯田劉公凝之墓為立門牆以限樵牧

古今文集

雜著

葬論

司馬君實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葢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

支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夀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葬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

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

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諸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名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

今吾凡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喪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葬說　　程正叔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

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竈五患既謹則又鑿地必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

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思亭記

陳無已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傍而問名於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

丘壠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兎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所不忘也而君子謹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禘嘗之為哀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

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春雨亭記

楊廷秀

宣溪王邦義既葬其父主簿公於某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誘其友蕭如塤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

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責者不加約苗乎責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躬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顛陽之巫曰兹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兹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是數巫者探吾家子

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一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覦夫所謂告身之丘乎臯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覦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

好修自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公之墓乎願以此記焉年月日某記

與李侍講書　楊廷秀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老先生豈亦微信其奇怪乎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也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其平生最不信此因間及之一笑王深父貽書於歐公畢仲游泚記於坡老可試取而一閱否

古詩

古樂府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秋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

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繐幕圖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漢時語今褌也隄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而發紅

悲行路孤墳　何遜

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毁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幾經秋葉飛驟見春流瀰金蠶不可織玉樹何曾藥陌上

馳驅入笑語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隣此

適思　　顏胃

昔歲不我與颰然涼風生繁華掃地歇蟋蟀充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行值古墓林白骨下縱横田竪鞭髑髏村童掃精靈精靈無奈何像設安所營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奨勲高盟忠貞寵終禁樵採立嗣修墳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虻即此丘壠壞鐵心為雷纓當其崇樹日豈

意侵辱并冥漠生變故凄凉結幽明悲端豈自我外物紛相縈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樓臨緑水一望觧傷情 英華

北邙山 張籍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壠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鵄鳶作巢銜上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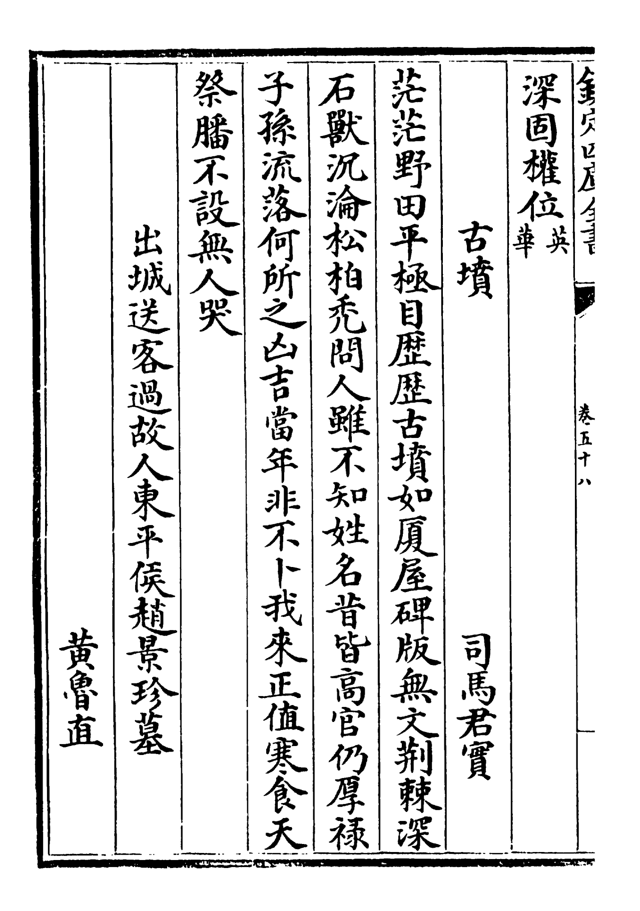
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北邙行　　王建

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欲葬多
堆着黄金無置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坂崎嶇不停轂
高張素幔繞銘旌和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
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
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
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君不見　　　　薛逢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常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宜漠歸泉下功業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或聞羈旅甘常調簿尉文參名天表清明修辨專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塚象狐兎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常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



深固權位英華

古墳　　司馬君實

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如廈屋碑版無文荆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禿問人雖不知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禄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膰不設無人哭

出城送客過故人東平侯趙景珍墓　　黄魯直

朱顔苦留不肯住白髪政爾欺得入嬋娟去作誰家妾

意氣都成一聚塵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丞相嗔

花開烏啼荆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

律詩

行經古墓　　陰鏗

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

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隴日沉懸劍

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長江縣經賈島墓　鄭谷

水繞荒墳縣路斜耕人迓我久咨嗟重來兼恐無尋處

日落風吹鼓子花

宮人斜　竇鞏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合歸何處去

黄鸝飛上野棠花

宮人斜　陸龜蒙

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鸎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

猶勝昭君作虜塵

詩話

墓鬼賡詩

鄭交謁友人於陳蔡路逵偶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梟梟冢中人賡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八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九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挽章

羣書要語紼謳所生必於斥苦莊子使歌虞殯注送喪歌左傳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搜神記

詩句九泉如可作千載與誰歸駱賓王無由接神理揮涕

問青松 張說 舊室容衣奠新塋拱樹栽 張九齡 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聲 杜甫 戚戚故交淚幽幽長夜泉 孟東野 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 孟郊 相知成白首此別閉黃泉 白集 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 白集 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 白集 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 王荆公 共疑天上召更欲水邊招 歐集 地要黃金骨天成白玉樓 后山 藏舟移夜壑華屋落泉臺 山谷 四府舊聞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 劉賓客 耆老于今幾人在為君無憾為時悲

坡集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王荊公東第秪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王荊公

古今事實

挽歌之始

漢高帝時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通典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自殺奉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譙周法訓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亦曰挽歌事物紀原

提鈴自歌

武陵王晞末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提大鈴使左右倡和續陽秋

道上行殯

晉衰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

之時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裴啓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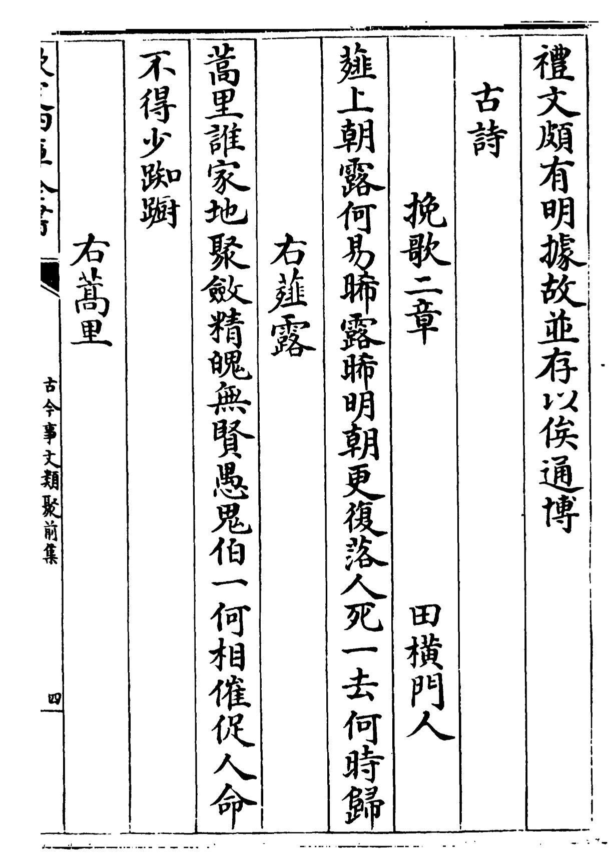
古今文集

雜著

非始於田横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㳙高帝召齊横至於尸鄉亭

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宫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耶按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然譙氏引


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古詩

挽歌二章　　田横門人

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右薤露

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右蒿里

擬挽歌辭　陶潛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又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

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
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
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
送人各已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
道託體同山阿

挽歌詩　　　　繆熈伯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

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
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詩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兹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龍
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宫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
且勿讙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
楹位啓殯進靈輀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衽曠遺
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朋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

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忘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礴立四極穹窿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

蟻妍骸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賔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嘆莫爲陳

挽歌詞　趙徽明

寒日蒿上明凄凄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别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樹

律詩

裴大夫挽歌　駱賔王

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别幾千秋迗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哭孟郊　　賈島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塜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後斜日正寒天

哭柏巖和尚　　賈島

苔覆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松闗雪房門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司馬溫公挽詩　蘇子由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留帝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切來歸顧託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自作挽詩　秦觀

嬰釁徙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録我槖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孤魂不敢歸惴惴滯猶兹家鄉

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閨一朝竒禍發飄流至于斯脩塗䌓山海未免從闇維荼毒復荼毒彼蒼焉得知秋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殯宫生蒼蘚紙錢掛枯枝濛濛寒雨零慘慘隂風吹無人致薄奠誰與飯黄緇更無挽歌者但有

挽歌詞

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秦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

一篇人或恠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樂壽縣君呂氏挽詞　黄魯直

歸裝衣楚楚泉世印纍纍來作箕帚婦不忘蘋藻詩居然成萬古何翅謁三醫列子曰季梁得疾其子謁三醫一曰蹻氏一曰俞氏一曰盧氏

騎省還秋直霜侵鬓脚衰

剪髻賔筵盛齊眉婦禮閑謂宜俱白髮忽去作青山大

夢驚蝴蝶何時識佩鬟哀歌行欲絶丹旐雨班班

哭孟寂同年　張籍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

杏花零落寺門前

哭孟東野　賈島

蘭無香氣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自從東野先生死

側近雲山得散行

哭貝韜　杜荀鶴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薜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哭京兆龎尹　張祜

揚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别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牀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

哭劉尚書夢得　白居易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

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又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䟽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
兼恐唇亡齒亦枯窅窅窮泉埋寶玉駸駸落景掛桑榆
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

哭喻亮　　方干

日夜役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撰碑縱託登龍伴

營奠應支賣鶴錢孤壠陰風吹細草空窓濕氣漬殘篇人間別更無他事此事誰能與問天

韓忠獻挽詞　　王介甫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衮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旐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又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曾聞達官怕

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勲在鼎彝
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十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墓銘 墓碑行狀附

羣書要語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於天下 祭統

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世家議論取法於韓退

之退之所作葢出於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墓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柱之穿中為轆轤下棺以繂天子四碑諸侯士二士無桓楹者言僭諸侯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桓謂之桓楹檀弓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柳文實銘幽竁燕公集勒美於隧同上立碑穿隧以彰盛美揚集以志行官業書於麗牲之

碑白居易作李公家廟碑乃作石表碣柳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上同

古今事實

孔子題墓

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蕭定又刋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

考之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遂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錄跋

石槨有銘

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槨洗視之有銘焉莊子

黃絹幼婦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有八字

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黄絹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虀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作碑無愧色

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色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立石刻名

趙歧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本傳

必求孫綽文

溫郄王庾諸公之薨必須孫綽為碑文然後刋石焉

自為墓誌

傅奕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之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其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譙判曰七十三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塚而哭

碑特鎮石

隋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誌文長短

韓文千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杜祁公墓誌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朱語錄

必求韓記

張季友曰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奘也韓愈張府君銘

必求柳書

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

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唐書

篇篇不同

韓退之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迂齋文訣

子弟不能通知

韓愈與吳郡張籍閲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與巡俱守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

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遂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韓文

崔氏能任

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 劉禹錫文

女奴請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

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汴兒見先生賜之銘 韓文張法曹碣

萬纁乞銘

唐帟貫之裴均子嘗持萬纁請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寧飢死豈能為是哉

御筆題碑額

唐張說嘗自為其父碑玄宗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諛墓得金

劉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乂傳

遺誡求誌

崔玄亮晦叔遺誡云吾玉磬琴留别樂天請為墓誌

四絶

元魯山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顔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人謂之四絶

心織筆耕

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筭生張說

姚崇張說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歿後同僚當來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其文即時録進仍先礱石使速鐫刻張料事遲我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說極筆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

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删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攻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筭生張說明皇雜錄

義不食言

富鄭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某平生强項死矣誌其墓亦必一强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

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謹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州以帥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邦掃編

更相為傳

熈寧元豐閒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嵓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墓誌

不顧時忌

神宗即位擢吕誨知諫院一日早朝獻可侍對於崇政

殿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趍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奸回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及安石變祖宗舊法天下騷然溫公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吕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病溫公康節日就卧内問病獻可所言皆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誌溫公亟

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有倖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西察訪置司

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書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錄

不懷舊怨

歐陽公初以希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輒削

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甞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甞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讐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遺事

范文正為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

范為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甞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某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驩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刋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胷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甞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其規模廣狹與迺翁不能無閒朱語錄

不喜見許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今古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惜小子輩哉開見錄

文不可改

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

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𡁠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人為通判何足為太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上

不受潤筆

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竊為宗家惜之毋為人得也

獨銘五人

東坡祭張文定公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鄭公司馬温公趙清

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藳云臣近准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與臣亡母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葢為鎮與先臣其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疾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

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别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容齋隨筆

因發己意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畧其作富公碑甚詳温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葢坡公欲得此題目以發明己意耳其首論富公使虜豈苟然哉葢坡公因熙寧元豐閒用得兵來狼狽故假

此說以發明其議論耳朱語錄

弟狀兄行

程伊川先生文集序云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以能形容其德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葢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子端中作序

得金以賻

梅聖俞堯臣與劉公敞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

哀之末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劉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發封盡以賻梅氏

古今文集

雜著

石誌不出禮經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顔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

習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晉魏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刋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事始

碑本墟墓用

古碑皆有圓孔葢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初𦵏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

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尚書故實

行狀出於門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以為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言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得直叙其事而行狀不足以取信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

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迹皆足以自見矣李翺百官行狀奏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

文為活𪘏令室倒懸益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幷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

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

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彦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至宋此風猶存唯蘇東坡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

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容齋隨筆）

求墓銘書

昔者蜀賈之請篤矣而不得挂名於子雲之經端女奴來致其主夫人之命非有埶力氣燄之可以動人言語精神之可以示義也而退之不屑為之銘故君子謂子雲也嚴謂退之也公嚴者不以泛許人而公者不以諛許人也（王子俊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十